



超人气言情天后
风晓樱寒
精心打造
古风甜宠经典

福水倾城

风晓
樱寒
著

HUOSHUI
QING
CHENG

一弦情殇未滿，
半纸相思難書，不記年，
叹花開几度！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福水倾城

风晓
樱寒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祸水倾城 / 风晓樱寒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06-6896-2

I. ①祸…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0143 号

责任编辑: 魏 青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8.5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 元

福水倾城

目录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变故陡生	阴谋迭起	选妃之争	沧国之行	和亲公主	偷梁换柱	初入尘世	月下誓言	两小无猜	陌上少年
138	120	105	091	075	056	041	028	016	001

祸水倾城

目 录

第十一章	相守相依	155
第十二章	幸福时刻	171
第十三章	忽起波澜	185
第十四章	暗潮汹涌	201
第十五章	沧宫惊变	219
第十六章	笼中之鸟	232
大结局	尘埃落定	246
番外一	江山如画不及你	253
番外二	错爱	264
番外三	逃亡之行	273

楔子

初春。

夜凉如水，没有一点属于春的气息。

半轮弯月清冷的光辉隐匿在云翳之下，透出淡淡的凉薄。

整个夜空，显得苍颓失色。

沧国，王宫。

云王妃的寝宫依然燃着明亮的烛火，散发出的橘黄颜色似是这座宫殿笼罩上一层不真切的薄纱，影影绰绰，犹如虚幻。

一位穿着华丽的华贵妇人在案几前踌躇不安地来回踱步，襦裙上金线绣成的流云图案暗光流转。来回踏下的脚步声在安静得骇人的寝室内放大数倍，一下一下扣人心弦。妇人的脸上透出灼灼之色，目光不时看向侧门。

咚咚！

沉重的敲门声陡然在寝室内响彻，打破了这紧张的寂静。

妇人犹如惊弓之鸟，身子一震。

“谁？！”她的神色陡然变得警惕，她压低声音喝问道，极力用威严去掩饰自己的惊慌之态。

门外传来一个刻意压低的女声：“回夫人，宗政丞相已经到达，正在偏门

福水倾城

外等候。”

“快请他进来。”妇人忙道，眼中闪过一抹忧色，又不忘叮嘱，“记得不要让任何人瞧见。”

“是。”

寝宫的侧门打开，又飞快地合上。

来人是一位英姿飒爽的中年男子，他身材高挑，眉目英挺，眼神威严，脸上透着从容高傲的神色。他穿着一身华贵服饰，腰系革带，却没有佩戴任何装饰，但这样简陋的打扮，却丝毫不能掩饰他眉宇间与生俱来的高贵之气。

他大步走到妇人面前，伏跪于地：“宗政孤鸿参见夫人。”

“宗政丞相请起，你我之间不必多礼。”妇人连忙上前，将他搀扶起来。

宗政孤鸿站稳身子，静静地凝注着妇人，眸光幽暗深邃：“夫人深夜召见，有何要事？”

“这事实十万火急，才不得已麻烦丞相。”妇人不自觉地皱起眉，秀丽的脸上强自压抑着着急的神色，“丞相也知道，沉儿自小就体弱多病，如今身子更是一日不如一日。要知道太皇太后那老婆子早看我们母子俩不顺眼。若真有一天沉儿有什么不测，我可怎么办？”

宗政孤鸿微微抿唇，柔声安抚道：“夫人莫急，此事并非全无解决的办法。”

妇人神色一怔，连忙问道：“此话何解？”

“夫人是否记得……”宗政孤鸿说着，嘴角扬起高深莫测的弧度，他从宽袖中伸出左手对着妇人，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一笔一画慢慢写出了一个名字。

妇人耐心地看他写完那个字，稍有错愕，随即眼前一亮，嘴角终于露出欣喜的笑意：“原来，丞相的意思是——”

第一章

陌上少年

看着榻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的老者，姜挽兮完全无法将他跟平日那个气宇轩昂的师父联系在一起。

她不过是在挑拣药材的时候打了个盹，没想到醒来时就见师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筒被打翻的药汁，那是用洋金花种子研磨出来的汁液。

“师父这不是中毒。”姜挽兮翻开老者的眼皮，又伸手在他的额上探了探，然后十分肯定地下了结论，“要是误服了洋金花，师父早该断气了，而且会有瞳孔散大以及全身发红的症状……”

“吱吱。”

女孩的身旁蹲着一只金色毛发的小猴子，一尺来高，正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好奇地盯着老者的脸看。

“不过真是奇怪，师父明明没什么大问题，刚刚给他扎了几针，怎么还没醒过来？”又见姜挽兮收回了手，喃喃自语地说道，“莫非我扎错穴位了？”

“吱！”小猴子眨了眨眼。

主人好笨啊！它忍不住捂脸。

跟小猴子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一个人。

正躺在榻上的老者依然双目紧闭，但是那花白的胡子却忽地抖动了一下，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

“说起来，师父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副模样？”姜挽兮又抬眸望向老者，颇为疑惑不解地道。

还不是为了考验你这个臭丫头！

榻上的老者在心里怒道。偏偏他不能言语，只能气得胡子直抖。

“吱。”这时，小猴子用爪子扯了扯她的衣袖，递过来一个红果子。

“哦，谢谢。”姜挽兮怔了一下，顺手接过果子，咬了一口。

小猴子也捧着一个果子，坐在她旁边啃了起来。

一人一猴就这样边吃着果子边聊天。

“真是的，师父平时总是叮嘱我不要去尝试草药的毒性，可他偏偏以身犯险。都一把年纪了，还这样胡来……”姜挽兮嚼着果肉嘟囔道，又转头对小猴子说道，“小猴子，你千万别学师父那样，知道吗？”

“吱吱吱。”小猴子抱着已经啃掉了一半的红果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这下好了，也不知道师父把自己弄出了什么毛病……”

那该怎么办？

“吱？”

小猴子下意识看向榻上的老者。

“别急，我给他把脉看看。”

姜挽兮扔掉果核，从一旁扒拉出一卷书，边翻看边将手指搭到老人的手腕上。

“脉象很平稳，不是喜脉。”

双眼紧闭的老人眼角突然狠狠地跳动了一下。

“咦……不对，怎么突然变成了……”姜挽兮翻着书，自言自语道，“这是滑胎的脉象？”

老人嘴角也跟着狠狠地抽搐起来。瞬时，他的气息微弱了许多，堪比一个奄奄一息的人。

“呀，脉象没有了？”姜挽兮惊讶道。

她迟疑地将手指伸到老者的鼻下，却试探不到鼻息，又起身伏在他胸前听了一会儿，心跳也停静止了。

最后她很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

“师父没气了。小猴子，我们去把他埋了吧！”姜挽兮欢呼出声，笑靥如花，“去年我在屋子后面埋了一枚野果果核，今年就真的长出了一棵果树。今天把师父埋了，说不定明年可以收获一树的师父。”

“吱吱吱吱！”小猴子也很兴奋地跟着手舞足蹈起来。

一人一猴并没有注意到，在他们欢呼的时候，老者的手忽地紧握了起来，上面暴起了一条条清晰可见的青筋。

“对了，将师父埋好后，再浇上他最爱的酒，那种下的师父明年一定会长得更好的。”姜挽兮起身，雀跃地跑到一个柜子前，踮起脚从上面拿下一个竹筒。

却在这时，周边覆下一片阴影遮住了光亮，姜挽兮下意识回头——

啪！

她手中的竹筒掉落在地上，里面的酒水洒了一地。

姜挽兮吃惊地张着嘴巴，瞪圆了眼睛：“师、师父，你又活过来了吗？”

她的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人。他精瘦的脸上皱纹不多，但大多很深，是岁月的沟壑。那一双如鹰双眼正紧盯着姜挽兮——正是刚刚躺在榻上“昏迷不醒”的老者。

姜挽兮只觉得这一刻自己的身体僵硬如石，她酝酿了一下情绪，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很努力地朝老者挤出一个讨好却僵硬的笑容：“师、师父……”

老者没有言语，只是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眼底更酝酿着狂风暴雨。

“对不起，师父！我去把师兄找回来！”不等老者开口说话，姜挽兮似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一样转身跑出了屋。

“吱吱吱吱！”小猴子也跟着抱头狂奔而出。

终于清静了。老者暗叹了一口气，看向一人一猴消失的方向，揉了揉太阳穴，闭上了眼睛。

三月初春天气微凉，正逢细雨连绵的时节。

远离尘世喧嚣的深山中，正是薄雾弥漫，细如银丝的雨丝无声飘洒。

蒙蒙细雨懒懒散散地落在邵乐城的郊外，徐徐微风撩动绿草野花的腰肢，花草的笑声寄托在低空飞过的鸟的喉咙，清脆如风铃。

湿润的风夹杂着凉意扑面而来，跑出木屋的姜挽兮渐渐放缓了脚步，抬头望向天空，用手遮住落下的雨丝：“雨还没停啊……”

“吱吱。”

小猴子见状，立刻跳到一旁的树上，蹦跳几下便消失不见了。不一会儿它又重新出现，回来的时候，它的手上多出了一片足以遮盖两人的大叶。

小猴子带着叶子飞快落回到姜挽兮的肩膀上，将它举起，遮到两人的头上。

姜挽兮就这样带着小猴子沿着那条唯一的泥泞小路向前走去。

前方是一片竹林。

细雨拍打在苍翠的竹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姜挽兮绕过一丛竹子，快步前行着。望不到头的竹林间似乎就只有她一个人，鞋子踏在落叶上发出的细微声音在寂静的竹林中清晰可闻。

不过她对附近一带的环境很熟悉，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惊慌失措。

“铮——”

姜挽兮忽地听到了一声长剑出鞘时震人心弦的鸣响。

然后，在烟雨朦胧的翠绿间，她依稀看见一个掩映在竹林中的修长身影，黑衣如墨。

细雨绵绵。

竹叶肆无忌惮地在他周身飞舞盘旋，但是又似是被他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气质所慑，很快又随着他舞剑的动作四散飞去，旋舞落地。

姜挽兮却没有继续走近，而是停下了脚步。

“小猴子，这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她小声地朝刚从自己肩上跳下的小猴子招呼道，然后半弯下身，蹑手蹑脚向右侧绕了过去。

那里有一块巨石，刚好能把他们都遮住。

“吱吱。”

小猴子也小心谨慎地跟了上前。

一人一猴躲到石头后，冒出半个小脑袋。

只是刚抬头，姜挽兮却对上了一双仿若淬了寒冰的黑眸。

眼前的少年不过十四五岁，虽然眉眼间带着些许未曾褪去的青涩，但他的相貌已是相当出众。

少年一双黑眸冷如寒泉，深若崖渊，不可测底，难以捉摸。剑眉入鬓，英挺利落，其中又隐隐透出冰冷孤傲的味道。黑色的长发被灰色的发带束起，不过简单的一袭黑衣，却让人觉得他身上带着不可言说的气势，以及……隐约的戾气。

是的，是戾气。

细雨扬扬，但少年丝毫不在意，衣沾不足惜。只见他骨节分明的手执着一把长剑，破风而舞，专心致志，神色专注而认真。只是，再缠绵再轻柔的春雨，也化不掉他眼中暗藏的戾气。

剑华一露，拉出一道雪亮的剑光，剑尖直向着姜挽兮这个方向刺来。但是下一刻，少年的动作蓦地一顿，刺出的剑被他硬生生地收回。

糟糕，被发现了！

姜挽兮一惊，迅速低下头，同时伸手按下小猴子的脑袋，但是已经迟了。

黑衣少年微怔，那双黑眸里的冰冷情绪渐渐转为讶然。随即，他收起剑，朝着石头的方向走了过来。

脚步声渐近，最后在石头的前方停了下来。

姜挽兮有些狼狈地抬头，撞上了少年稍微柔和了几分的目光。

方才舞剑的少年正低头看着她。

“挽挽……”见她看向自己，少年有些生涩地开口，朝她伸出了手。

“哼！我才不是来找你的，是师父要找你。”姜挽兮霍地起身，拍掉了他的手，将头转向一边，语气生硬地说道。

少年的手僵在半空，一瞬间显得无措：“我……”

姜挽兮看都不看他一眼，哼道：“我还没有原谅你呢！小猴子，我们走！”

姜挽兮对小猴子招呼了一声，转身离开。

“吱吱吱吱吱。”小猴子很欢乐地叫了起来，狐假虎威地朝少年做了一个

鬼脸，回过头，迅速跳上了姜挽兮的肩膀，随她离去。

少年不觉一阵怔忡。

“小猴子，你似乎重了不少，是不是最近又贪嘴了？”姜挽兮用手指戳了戳蹲在她肩上的小猴子，问道。

“吱吱吱吱。”小猴子用爪子捂着脸，将头摇得像拨浪鼓。

看着少女蹦跳着远去的背影，少年眼中的神色渐渐化为无奈，随后一言不发地跟上前去。

一直以来，姜挽兮最敬畏的人是师父姜礼，最讨厌的人则是师兄慕沉。

初见慕沉，是在八岁的那一年。

那天，她跟随着小猴子到山上摘完果子回来，浑身脏兮兮的，像一只刚从泥泞里打滚回来的小猪崽一般。

忐忑不安地回到小木屋时，师父姜礼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像往常一样斥责她。而他们居住的小木屋里，多出了一个冷若冰霜的少年。

少年大概比她年长一些，长相出众，却沉默寡言。

趴在门框后，姜挽兮眨巴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少年：“师父，他是来求医的人吗？”

云澜大陆，诸侯争霸，其中沧国和姜国的国力最盛。沧国和姜国是邻国，对峙却又扶持。这些年来，虽战火纷飞，两国却极少发生大型的战争。

两国以一山为界，此山名为无名山。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成为一片与世无争的净土。

无名山中住着一位医术高超的老人，时常会有受伤或得了重病的百姓慕名到此处求医。

这位老神医，便是姜挽兮的师父姜礼。

姜挽兮记得，姜礼曾对她说过，因为无名山更靠近姜国，便取“姜”作为自己的姓氏。而姜挽兮作为自小就被他抚养长大的孤女，也继承了这一姓氏。

听到姜挽兮好奇的问话，姜礼却板着脸，一脸不悦对她说道：“这是你的师兄慕沉，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知道吗？”

“师……兄？！”姜挽兮愣住了，手中捧着的那堆红果子滚了一地。

从此以后，她就多了一个师兄。

可是，姜挽兮的心里一万个不服气。

凡事不应该讲究先来后到吗？凭什么一个比她晚来的人，要成为她的师兄？

姜挽兮一脸不甘地趴在一块巨石后面，偷看慕沉练剑。

那时候，年仅八岁的她并不喜欢那个向来对她冷若冰霜的师兄，但是她很想要引起那个慕沉的注意。只是慕沉对她的态度从来都是视而不见。

慕沉唯一感兴趣的，就只有练剑而已。

于是隔了几天后，姜挽兮抱着一把从师父那里偷来的剑拦到慕沉的面前，抬起下巴倨傲地说道：“师兄，来跟我比剑吧！”

她试图以欲擒故纵的方式引起他的注意，可是她的计策失败了——只是不过五招，她已经被打倒在地上。

慕沉对她的态度依旧如常，姜挽兮不觉气结。

然而输掉的姜挽兮并没有放弃，而是一次又一次去找慕沉的“麻烦”，可是每一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直到——

那天她卑鄙地躲在树后，当慕沉从面前经过的时候，立刻冲出去从背后偷袭。

但是慕沉的反应十分迅速，他动作灵敏地躲开姜挽兮攻势凌厉的背袭，一转身，腰间的佩剑已经握在手中，锐利的剑芒擦过姜挽兮的耳鬓——完美的反击成功打掉了姜挽兮手中的剑！

可是随着“咣当”的一声响，姜挽兮的发带“啪”地断掉，她脚下一滑，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前扑去，将还未反应过来的慕沉扑倒在地上，乌黑如瀑的黑发披散开来，柔软的发丝滑过慕沉的脸颊，很舒服。

少女特有的馨香和着几丝暖意传了过来。

看着一脸无措的姜挽兮，慕沉终于察觉到什么不对劲。他看着头发披散的挽兮，平静的眼中泛起了一丝微澜。他惊呆了：“你——你是女的？”

“你……无耻！”不知怎么的，姜挽兮内心顿生起慌乱无措的感觉。她羞

怒地一拳砸了过去，慌乱地跳起身跑掉了。

只留下仍然躺在地上发怔的慕沉和被主人遗留在原地的发带……

从那天起，姜挽兮和慕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慕沉对待姜挽兮的态度不再冷若冰霜，只是姜挽兮却不怎么愿理会他了。

姜挽兮和慕沉，就这样一前一后走着。

慕沉默默地跟在姜挽兮的身后，两人始终保持着好一段距离。

回到木屋的时候，白胡子老者正在屋里整理角落那堆繁乱的书籍。

听到姜挽兮进屋的脚步声，姜礼放下手上的医书，站起了身，负手而立，又恢复了那副威严的姿态。

他看着姜挽兮，冷哼道：“舍得回来了吗？”

姜挽兮脚步一刹，神色顿时变得慌张：“师、师父……”

其实这一刻她有想要捂脸的冲动。

姜挽兮一直不明白她这个如此凶恶的师父为什么会有如此文雅的名字，明明这个名字跟他的形象一点也不符合。

“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师父吗？”姜礼厉声斥道。

姜挽兮立刻缩了缩脑袋，示弱道：“师父，我错了……”

“吱吱吱吱！”她肩上的小猴子也学模学样，抱着头缩成一团。

姜礼扬眉，紧盯着她，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哦？知道错了？那你知道你错在哪里？”

“呃，我错在……明明知道师父因为流产而大受打击，却没有阻止师父喝掉我用洋金花种子研磨出来的汁液。”像是没有看到姜礼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一样，姜挽兮犹自说了下去，一脸痛心的表情，“那是我好不容易提炼出来的毒汁啊，实在太浪费了……啊，不不不！师父要喝，那是我莫大的荣幸！”

她睁大眼睛，一脸无措地看向姜礼。

“你……把这些都背熟，明天我来检查！”姜礼气得胡子直抖，他指着桌上小山高的一堆书，愤怒地扔下一句，便甩袖离开。

不过才刚转身，却被姜挽兮的小身影拦住了去路。

“等等，师父，等等……”

老者脚步一顿，不得不轻咳了一声，摆出一副傲然的姿态：“还有何事？”

“师父，我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吗？”姜挽兮抬头仰望着姜礼，眨巴着眼睛，一脸真诚的表情。

“说。”姜礼一愣，紧皱的眉头有少许舒缓。他心里有些欣慰，这个丫头终于肯认真地向自己请教了吗？

姜挽兮眼睛眨了眨，好奇地问：“师父，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恼羞成怒’？”

“吱吱！”不等姜礼开口，小猴子已经很有先见之明地捂上了耳朵，蓦地从姜挽兮肩上跳了下去，躲到了紧随进屋的慕沉身后。

“滚！”

果然姜礼在下一刻怒喝一声，他简直要七窍生烟了。

姜挽兮摊了摊手，一脸无奈的表情：“看吧，小猴子，师父这就是恼羞成怒了。”

“吱吱。”小猴子爪子抓着慕沉的裤脚，睁着圆溜溜的黑眼睛，似懂非懂地朝姜挽兮点头。

“所以说师父还真是幼稚。”

“你……你……你！今天之内把这里所有的内容给我背熟，背不完不准吃饭！”姜礼用发颤的手指着姜挽兮，过了好一会儿才指着地上那一堆书怒声道，拂袖转身离开。

这一刻他真恨不得一把掐死这个臭丫头。

姜挽兮轻哼了一声，很不以为然。

可是这种心态仅仅维持了半天，姜挽兮便后悔了。

她饿了一整天，唯一进食过的就只有小猴子从外面摘来的几个果子，那根本就无法抵消腹中的饥饿感。

夜深。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什么……呃，名为……这个忘了。然后是伤寒一日……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哎呀，又忘了！”

简陋的房间里，姜挽兮趴在书堆上，捂着被饥饿折腾的肚子，显得无精

打采：“好饿啊，小猴子……”

“吱吱。”小猴子突然伸出爪子拉了拉她的衣角。

“怎么了，小猴子？”姜挽兮回过头。

咚咚！

有人敲门，声音很轻。

是谁？

姜挽兮怔了一下，还是挣扎着爬起身去开门。

门打开的时候，门外已经没人了。但是姜挽兮确信那并不是自己的幻觉，刚刚的确有一个黑衣从她的视线范围内一闪而逝。

一阵食物的香气扑鼻而来。

她低头一看，只见地面上放着一份饭菜，还冒着热气。

姜挽兮站在门口失神了许久，才带着饭菜回到屋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吱吱。”小猴子蹲在姜挽兮旁边，转着黑眼珠，不解地看着她。

既然你这么讨厌他，为什么要吃他送的东西？

“笨！”姜挽兮拍了它的脑袋一下，含混不清地说道，“生气归生气，可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的肚子啊？”

“吱吱吱。”小猴子用爪子捂着脑袋，露出委屈的表情。

“别以为给我送饭我就会原谅他，即使他是师兄！”

可是，大概连姜挽兮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在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嘴角微微向上扬了起来。

姜挽兮将碗筷放到一旁，对着烛光继续研读那一堆堪比小山高的书籍：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逆其根，则代其本，坏其……”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

“足太阳之症，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焃焃喝喝然，热止